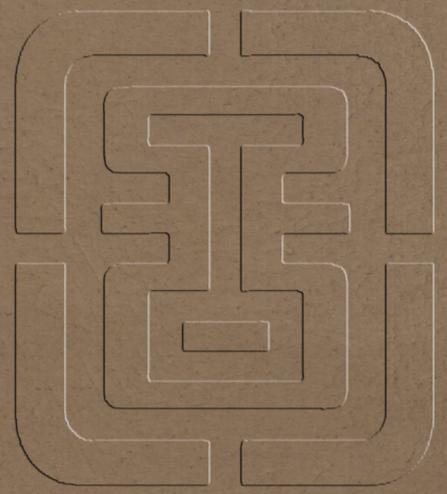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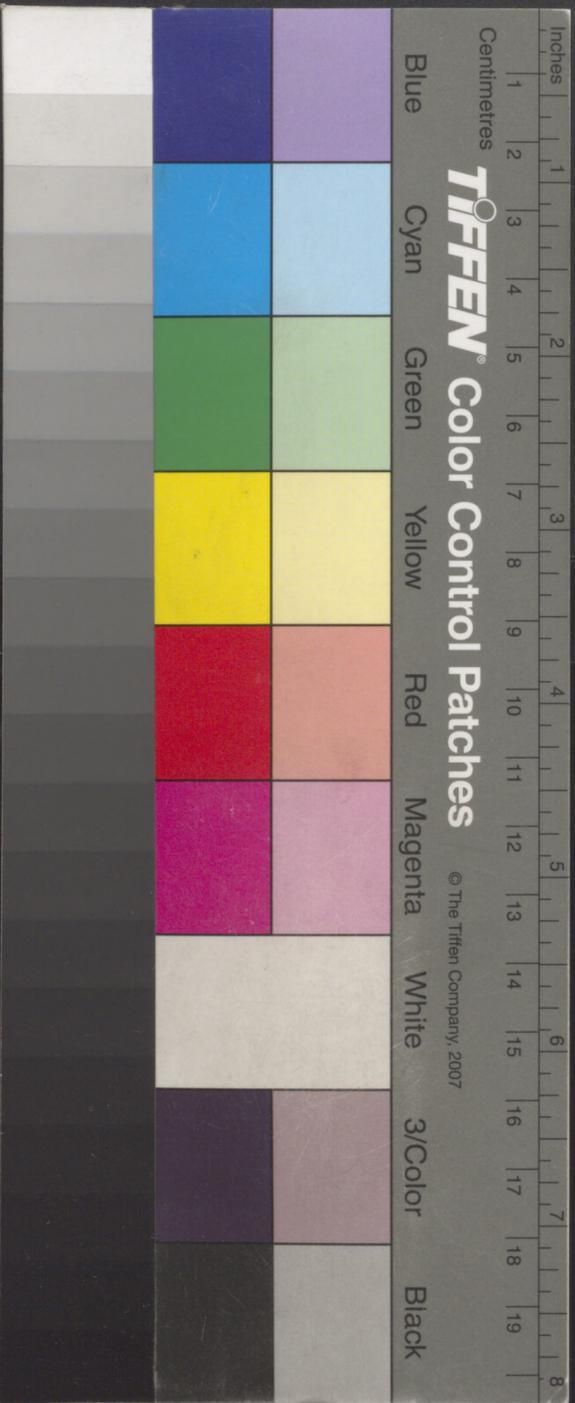




1178



臨川先生文集
二十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涇州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九

墓誌

仙源縣太君夏氏墓誌

楊州進士潘夫人楊氏墓誌銘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大常博士湯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

長安縣六君王氏墓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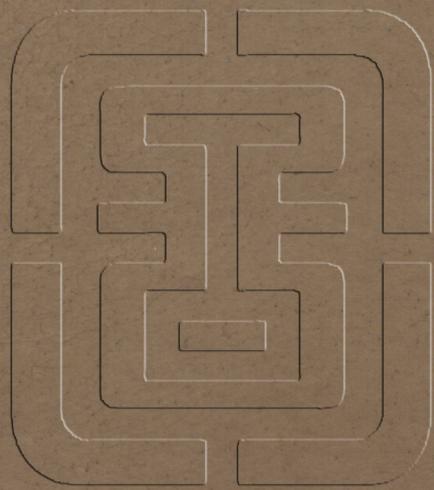
木安縣六君王氏墓誌銘

建陽縣夫人墓誌銘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

金大君徐氏墓誌銘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九

墓誌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揚州進士滿夫人楊氏墓誌銘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

長安縣太君王氏墓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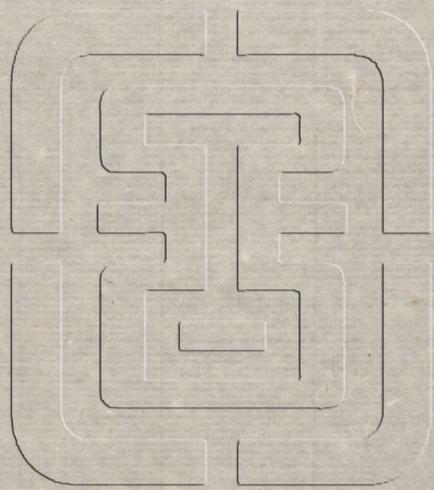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

金太君徐氏墓誌銘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寧國縣太君樂氏墓誌銘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安喜縣

君李氏墓誌銘

仁壽縣君楊氏墓誌銘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州鉅野人尚書駕部員外郎
諱晟之子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譙公諱嶠
之孫贈太子太師諱浦之曾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
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謝氏諱絳之夫人太常
博士通判汾州軍州事景初之母年二十三卒後五
年葬杭州之富陽於是時陽夏公爲太常丞祕閣校

理博士生五歲矣而其女兄一人亦幼又十五年康
定二年博士舉夫人如鄧以合於陽夏公之墓而臨
川王某書其碣曰

夫人以順爲婦而交族親以謹以嚴爲母而撫媵御
以寬陽夏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爲恤
六年於此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聞者欲其有
後而夫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善在
太史雖無刻石吾知其不朽矣若夫夫人之善不有
以表之隧上其能與公之烈相久而傳乎此博士所
以屬予之意也予讀詩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修身
飭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
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其習俗不得不然也及至

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蚤世也顧其行治雖列之於風以爲後世觀豈愧也哉

揚州進士滿夫人楊氏墓誌銘

揚州進士滿涇之夫人楊氏者著作元賓之女也年六十有一以治平四年十月庚戌卒而以熙寧二年八月庚申葬其墓在江都縣馬坊里之南原有子七人建中居中執中存中方中閔中求中皆嚮學建中壽州壽春縣令執中潁州萬壽縣令居中舉進士女二人孫男女八人夫人性溫恭靜約事當意與否未嘗形於喜愠以止有吾母也故思其父愈久而猶悲以不逮吾姑也故事其舅愈勞而不懈承其夫以順

勵其子以善而汎接於族人也又能以惠振其貧以慈撫其賤以恕掩其過以篤悛其悍老矣歲時尚先諸婦以莅祭祀蓋夫人之性行可稱者多至如此而其子又狼狽不已以求余銘故勉爲之銘曰

滿氏有家保族衍大夫人來嬪德協內外夫喜而謂偕我鮒背子祈以盡溫清之愛奚命之畸使棄弗逮維前之祥德則弗諼惟後之祥有子才賢銘慰諸幽亦賁新阡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雒陽受縣

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曆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于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眎子慈眎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踈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

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願愉教隳弗行婦妾乘夫趨爲亢厲勵之顛愚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媚于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于銘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

銘并序

錢塘楊蟠將合葬其母縗經以走晉陵而問銘於其守臨川王某王某曰古者諸侯大夫有德善功烈其子孫必爲器以銘而國之人必能爲之辭越國而求銘予未之聞也今杭大州以文稱於時者蓋有而蟠

也釋其殯千里以取銘於予蓋所以嚴其親之終而欲信其善於後世如此其慎也予豈敢孤其意以愛不腆之辭乎於是爲之序曰故太常博士知婺州東陽縣事楊君諱翔字翰之之夫人金華縣君吳氏世爲婺州之金華人自其大父文顓始有籍於杭州之錢塘而楊君亦自其父徵始去處州之麗水而爲錢塘人而葬於錢塘之履泰鄉龍井之原楊君之卒也年六十七以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從其先人以葬而夫人後君十六年以卒卒時嘉祐二年年七十三而以明年二月二十日祔于楊君之墓楊君少以文學中進士甲科而晚以廉靜不苟合窮於世夫

人其一人則孽也夫人母其孽子猶吳氏之甥雖鄉人之習於楊君者不知爲異母旣楊君卒教養嫁娶皆各不失其時而子端子蟠同時以進士起家爲密和二州推官隣里歎慕以爲夫人榮然夫人不爲之喜也至楊君之弟子完及進士第乃喜曰吾媿老矣此亦足以慰其心也蓋其仁如此夫人生男女十人卒時子輔國子端與其女子七人皆已卒而蟠獨在爲泗州軍事推官銘曰

博士有家夫人實紹博士有子夫人實教遊其門庭弦誦之聲御其堂奧賓祭齋明皇命淑人維君郡縣問名考德夫人實踐歸哉萬年博士之丘銘以昭之無有春秋

長安縣太君王氏墓誌

長安縣太君臨川王氏尚書都官負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潭國公諱益之女尚書左丞張公諱若谷之婦尚書比部郎中諱奎之妻國子博士硯開封府雍丘尉視之母十四而嫁五十一而老五十六而卒其卒在潁州子硯官舍實元豐三年正月己酉君爲婦而婦爲妻而妻爲母而母爲姑而姑皆可譽歎莫能閒毀工詩善書強記博聞明辨敏達有過人者循循恭謹不自高顯晚好佛書亦信踐之衣不求華食不厭蔬慈哀所使不治小過欲歸歸之欲嫁嫁之君二女長不慧不可以適人其季殿中丞龔原妻也十六年葬江州德化縣兄安石爲誌如此弟安上

書丹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毗陵錢公餗公謹公輔公儀公佐以皇祐六年三月戊子葬其母永安縣太君蔣氏方是時太君年七十矣公謹爲鄭州新鄭尉公輔爲太常丞集賢校理五子者卜明年之三月壬午祔于皇考府君屯田負外郎贈兵部負外郎諱冶之墓而具書使圖所以昭後世者叙曰蔣氏常之宜與人世以財傑其鄉而其族人以有以進士至太官者太君年二十一歸于錢氏與兵部君致其孝兵部君沒太君進諸子於學惡衣惡食御之不愠均親嫡庶有鳩鳩之德終不以貧故使諸子者趨於利以適已既其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

之士以爲太君榮而家人卒亦不見其喜焉自其嫁
至於老中饋之事親之惟謹自其老至於沒紉縫之
勞猶不廢子婦嘗諫止之曰吾爲婦此固其職也子
婦化服循其法嗚呼不流於時俗而樂盡其行已之
道窮通榮辱之接平身而不失其常心今學士大夫
之所難而以女子能之是尤難也女六人皆有歸孫
七人皆幼云銘曰
詩始關雎士莫不知孰能其家內外無違聞豈在多
善成於好於惟夫人執輔而告婦功之修母道之行
宜休而勸不耄以明紹良配淑式穀爾後勗哉其興
以克有廟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建陽陳氏嫁同縣人余君爲繼室余君諱楚有
子四人其二人則夫人之子夫人之少子翼生三歲
而余君卒余氏世大姓也夫人盡其產以仁先母之
子而使翼之四方遊學戒曰往成汝志必力無以吾
貧爲恤於是翼年十五蓋在外十二年而後以進士
起家爲吏歸見夫入於鄉里方此時夫人閉門窮窶
幾無以自存母子相泣閭巷聚觀歎息曰賢哉是母
有子食其祿宜也蓋食其子之祿十四年翼尉宿松
而夫人年七十人以某年某月卒於宿松之官舍某
年某月某日葬宣州宣城縣鳳林鄉竹塘里夫人之
子長曰某死矣翼有文學善議論雖久困無所舍然
一時文人多知之者其卒能追榮夫人乎於其葬臨

川王某銘曰

在句之陰有幽新宅誰筮葬毋瘞銘斯石子閩余姓
母氏惟陳瑩瑩其行婉婉其仁善祿有終名則不泯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

夫人盛氏其先錢塘人曾大父諱某某官贈某官父
諱某某官贈某官實始去吳有里籍於汴夫人之幼
季父文肅公稱其智曰宜以某字遂名之年二十三
歸隴西李某爲某官以後生三男子皆進士某某官
其季曰某女子四人其長嫁某官某次嫁某官某處
者其季也春秋若干先李君卒卒於寧海之官舍卒
之某年葬某所實皇祐四年夫人事舅姑以孝聞持
喪哀矜事齋飭卑衣食以其餘推親黨能讀易論語

孝經諸子之書親以教子子男女娶嫁必問賢否有
挾貴以請者李君輒不聽維夫人有助云銘曰

夫人之德順慎明祗來胥有家婦子師師維師之難
我敏爲之誰爲女史視此銘辭

金太君徐氏墓誌銘

夫人天性篤於孝謹女工婦事不懈以敏恭儉有節
仁於宗族故以事其舅而順以相其君子而宜以臨
其子孫而治以有賢子大其家室其享諸福終于壽
考銘曰

婉婉女工彼徐之子來嬪金宗有衍其始鄙人大家
相望而有誰則無父無姑無母帝嘉汝子服位在朝
賜邑用書象首錦纈孝祗順慈俯仰皆宜考終榮祿

於慶有施偉歟夫人叶此銘詩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故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定國文簡程公諱琳之妻也陳氏卅家壽春其先潁川人漢太丘長寔之後也夫人曾皇考諱訓左班殿直皇祖考諱誨皇考諱京皆不仕而皇考愛賢夫人不欲以妻鄉邑乃徙居京師擇所居得定公以嫁當是夫人年十九定公尚爲進士其後公至將相終于位夫人用公自臨潁縣君九封而爲衛國夫人用公子加號陳國夫人再封而得楚國夫人莊而仁儉而禮上承下御無不得宜故在父母家爲淑女旣嫁爲令妻其卒有子爲

賢母公薨六年當嘉祐七年夫人年七十一以十一月戊午薨于開封武成坊之第室至明年二月甲申而公子以夫人祔于河南伊闕縣神陰鄉定公之墓於是公子四人嗣隆爲尚書屯田員外郎嗣弼爲國子博士嗣恭爲尚書屯田員外郎嗣先爲大理寺丞女子五人公壻榮諲爲尚書刑部郎中韓縝爲侍御史晁仲綽爲尚書屯田郎中潘士龍爲殿中丞王偁爲試將作監主簿銘曰

程公克壯萬夫所嚮奮功發名乃取將相立誰公配媯姓氏陳文武自出夫媯之孫歸佐休顯自公初屯序歷爵邑爲君夫人公旣樹勳以相爲伯帝曰嚮矣夫人好德能勸其夫使有嘉績往以朕命賜封大國

出書五色玳首金葩襃之重錦來告于家有豫不怠
有盈不侈致好内外具宜福履侔仁鳴鳩以母諸子
歲時振振爲壽在廷手笏腰章亦有公甥維子之才
而甥又獻維貴維富而兼壽善嗟此婉婉考終得願
作詩并藏爲識新寤

寧國縣太君樂氏墓誌銘

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河南府西京留守司事陳君
諱見素之夫人樂氏太常博士諱黃裳之子尚書職
方員外郎直史館贈尚書兵部侍郎諱史之孫而贈
尚書刑部郎中諱璋之曾孫也其先自京兆遷江南
爲臨川人至李氏國除而史館君歸仕於一皇朝子
孫多顯者於是又遷其家爲河南人焉夫人以祥符

八年歸嬪陳氏封萬年縣君又以其子封寧國縣太
君年七十五以嘉祐八年二月辛巳卒于京師卜以
三月丙寅祔葬河南唐興鄉屯田君之墓於是夫人
之子男三人其一人爲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其一人
爲祕書丞集賢校理其一人爲祕書省著作佐郎開
封府戶曹參軍女子六人存者三人皆已嫁諸孫男
女十九人曾孫一人尚幼也夫人少知讀書能略識
其大指微諫數當故博士君特愛而賢之欲有所爲
多與之謀及歸陳氏不逮養皇姑矣屯田君二弟皆
尚幼也夫人鞠視如己子出奩中物以助施族人游
士之貧者蓋其家蕭然也而無慍色治諸子有節法
誨厲教督造次必於文學故諸子皆以藝自奮名稱

一時以至諸孫亦多有爲善士先人與屯田君皆祥符八年進士昆弟又與夫人子爲同年友故其葬來屬以銘銘曰

夫人旣嚴兮又順以祥來配君子兮是生三良以才自致兮名聲之揚慶暨諸孫兮學問文章象服命書兮寵祿方將氣翬天游兮體冕在牀徃營新宮兮巖洛之陽作詩幽石兮示後無疆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仙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閒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厄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于朝而爲里賢母

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于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迴爲進士子遵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于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

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于躋其下惟谷纘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
博士其家二子翼翼萼跼其華誥誥諸孫其實其葩
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
刳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安喜
縣君李氏墓誌銘

安喜縣君李氏連州刺史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繼
昌之曾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太師中書尚
書令秦國文和公遵勉之孫供備庫使贈安武軍節
度使端憲之子是爲皇族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
世岳之妻溫柔靜恭內外親稱之治平四年年二十

五以十一月二十四日感疾死至二年二月十七日

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懿懿獻穆下歸以祉有來肅雍施及孫子厥嬪皇宗
莫醜具美噫乎終藏兆此新里

仁壽縣君楊氏墓誌銘

太子中允致仕晉陵孫君貫之之夫人仁壽縣君楊
氏者其先青州千乘人曾祖諱元祖諱從皆不仕父
諱霖爲進士數舉不遂初徙其家常州之無錫夫人
年十七歸孫氏舅姑曰吾婦之承我也孝夫曰吾妻
之助我也仁至生子而成爲士能賢以有名則又曰
吾母之能誨我也自內外族親以至州里之言則又
皆以其舅姑夫子之言爲信嗚呼可謂賢矣夫人生

三男子伯曰舜卿季曰昌言皆早死曰昌齡簽書建
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治平三年自尚書屯田員外
郎召爲御史五月十四日次高郵而夫人卒享年六
十四以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猗嗟夫人女德之茂中允之妻御史之母孝其舅姑
以順其夫又善教子終成御史官封偕老祿養卒齒
歸安新丘送者空里其哀無窮榮則多已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九

墓誌

墓誌

鄞女墓誌銘

太君羅氏墓誌銘

縣君王氏墓誌銘

太君曾氏墓誌銘

夫人吳氏墓誌銘

郡君翟氏墓誌銘

郡君齊氏墓誌銘

郡君劉氏墓誌銘

太君徐氏墓誌銘

縣君陳氏墓誌銘

王夫人墓誌銘

縣君康氏墓誌銘

太君李氏墓誌銘

縣君武氏墓誌銘

夫人李氏墓誌銘

鄞女墓誌銘

鄞女者知鄞縣事臨川王某之女子也慶曆七年四月壬戌前日出生明年六月辛巳後日入而死壬午日出葬崇法院之西北吾女生惠異甚吾固疑其成之難也噫

墓誌 仙遊縣太君羅氏墓誌銘

仙遊縣太君羅氏世家南劍州之沙縣祕書少監陳

君諱某之妻北部員外郎儼古田縣尉侃衛尉寺丞佩同學究出身偉殿中丞偁之母年八十三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女一人適張氏孫男女若干人太君有賢行事皇姑蕭氏順焉諸妣慕其所爲後亦皆稱孝婦經紀內治能勤不懈以至於老少監君行治勞烈稱天下有施於後世其子孫蕃衍能中其家法皆由太君善相其夫而能教子陳氏之所以興太君與有力焉銘曰

嗚呼夫人有德有祉婦于嚴姑酒食燕喜乃相君子陳宗以興乃教衆兒有以賢稱樂其室家以暨孫曾歸然壽寵宜後之承

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少府監廣陵孫君之夫
人壽安縣君太原王氏其先自滄州之清池徙河南
世有顯人太府卿諱某者皇曾祖也庫部員外郎贈
禮部侍郎諱某者皇祖也屯田郎中贈吏部侍郎諱
某者皇考也至夫人諸兄亦皆爲郎尚書而多以材
藝稱當世夫人好讀書善爲詩靜專而能謀勤約以
有禮吏部君愛之尤而擇所嫁於是少府君爲大理
評事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以夫人歸焉皇姑
曰自兒有婦內外族人加親而吾食寢甘焉少府君
材能爲朝廷所信以至休顯其盡心外事不以家爲
卹者以夫人爲之內也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夫人
卒年五十三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揚州之天長縣博

陵鄉皇姑之兆子男二人某某女六人一嫁蘇州節
度推官毗陵張誨一尚幼四先夫人卒銘曰

竭竭少府有儀有聲誰相其祀以迄休成維王淑女
順婦慈母內諧尊卑燕及婚友錦韜象軸告命之華
序章爵邑維榮有家方大第祿以宜寵服嗚呼其徂
葬有吉卜

河東縣太君曾氏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臨川吳君諱某之夫人河東太君
南豐曾氏尚書吏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子
諫議君伉直以擯死而都官君尤孝友忠信鄉里稱
爲長者夫人於財無所蓄於物無所玩自司馬氏以
下史所記世治亂人賢不肖無所不讀蓋其明辨智

識當世游談學問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雖內外族親之悍強頑鄙者猶知嚴憚其爲賢而夫人拊循應接親疎小大皆有禮焉嘉祐三年某月某甲子年七十四終于寢有子四人芮祕書丞蕢亳州錄事叅軍其次蕃蒙曾出也皆進士而蒙爲濠州司戶叅軍於是蕢蕃皆已卒芮蒙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夫人某縣某鄉某所之原某實夫人之外孫而夫人歸之以其孫者也涕泣而爲銘曰

靜專幽閒女子之方閨觀博考及士之常猗歟夫人學問明智其德女子其能則士我求于往孰與比齊嗚呼公父穆伯之妻

曾公夫人吳氏墓誌銘

夫人吳氏太常博士南豐曾君之配世家臨川二十四歸曾氏三十有五以病終子男三鞏牟宰女一時博士方爲越州節度推官某年月日乃啓其殯臨川葬南豐之某地前葬鞏謀於宗之長者而請於博士曰夫人事皇姑萬壽太君承顏色教令一主於順斟酌衣服飲食盡其力皇姑愛之如已女於大人得輔佐之宜於族人上下適其分今其葬宜得銘祕之墓中於以求來延夫人之德無不可者博士曰然乃來求銘夫人固早沒不及見其柩時雖然博士先人行也而又鞏於友莫厚焉於夫人之葬而銘也其何讓銘曰

宋且百年江之南有名世者先焉是爲夫人之子葬

夫人於此於戲

樂安郡君翟氏墓誌銘

并序

尚書主客員外郎錢塘沈君名扶之夫人翟氏者鄂州節度推官諱希言之子太子左清道率府率致仕諱守序之孫利州葭萌縣令諱令圖之曾孫少則賢孝父母稱之及嫁爲婦則舅姑稱之如父母處娣姒能和以有禮畜妾御能正以有仁閨門雖上下順治自皇舅尚書公以才爲時用繼以主客及夫人之子而沈氏日大矣夫人之德善亦日以顯內外親皆悅服而歸之以謂其必大享爵祿終於壽考乃以治平三年九月十日卒于京師享年五十七初主客自河北提點刑獄移知明州而長子方領開封府事治

有異狀爲上所禮以夫人久疾請於上留主客

京師詔特聽留以佐三司於是諸名鑿治夫人無所不爲然終不起始封長安縣君進京兆樂安二郡君生五男三女男曰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

曰迴泰州軍事判官曰遼將作監主簿監壽州酒曰邀漳州漳浦縣主簿曰逋試將作監主簿女適祕書省著作佐郎顏處恭邢州堯山縣令王子韶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蔣之奇翟氏濟州金鄉人商州團練使守素者當太祖時親信任事族人因多爲武吏而皇考獨好文學舉進士中第負材任氣不肯有所屈以終不得意夫人之兄嚴亦知名又早卒夫人傷其家替每獨歎息今上即位翰林守杭州其季

舅惟康以奉獻得仕今爲道州寧遠縣主簿夫人旣卒詔以主客知蘇州十二月某日葬夫人杭州錢塘縣龍居山舅姑之兆銘曰

沈侯世獻得相惟媛歸嬪于宗誨子而彥相之斯何德則有儀誨之斯何慶則有貽始周姓姬後氏爲翟於梁曰璜實佐其國至漢高陵又以才稱世降弗嗣乃隋女子許公之妻公武之母昭於銘詩無盛與夷彼暴而興亦適其沮我以吾仁其昌孰禦挺挺中丘萬木如茨往從舅姑協我初龜

高陽郡君齊氏墓誌銘

夫人故翰林侍讀學士贈開府儀同三司王公諱洙之妻故光祿寺丞力臣今太常寺太祝欽臣祕書省

著作佐郎陟臣祕書省正字曾臣之繼母也齊氏好讀書能文章有高節美行治平二年年五十五以五月初三日終于亳州其子之官舍治平三年十月初八日柩葬於南京虞城縣孟諸鄉田丘里初夫人自哀早孤誓不嫁以養母及公失初妻諸子幼聞夫人賢行求之曰是必能母吾子於是母兄強嫁之及歸果能母諸子聰明而仁恭儉以有禮闔門欣欣無一異言始封縣文安又封郡高陽而公卒即舉家政屬之子婦齋居素服不御酒樂以至沒齒雖時爲詩然未嘗以視人及終乃得五十四篇其言高潔曠遠非近世婦人女子之所能爲又得遺令一篇令薄葬其言死生之故甚有理齊氏祁州蒲陰人夫人曾祖諱

某故不仕祖諱安故不仕考諱永清莫州防禦推官
兄恢弟暉皆知名公四男一女女嫁尚書職方員外
郎陳安道夫人既善撫諸子而諸子亦多賢能致孝
於葬來求銘銘曰
在冀中山有孝季齊少孤恃母悲不忍離及以義行
乃終順慈顯顯王公學問文章族爲大家爵祿寵光
來繼來助其賢則譽銘詩幽宮以告齊終齊終有始
自其爲子

同安郡君劉氏墓誌銘

尚書戶部侍郎致仕廬陵王公贄之夫人同縣劉氏
女也父諱某祖諱某曾祖諱某三世皆弗仕然常爲
州大姓方公少時夫人父知公必貴故歸以其子夫

人之在父母家旣以孝聞及嫁舅姑又稱其孝能相
其夫以順又能畜其婦子以慈公當 仁宗時以御
史見聽用閱天章龍圖樞密三學士夫人亦累封爲
同安郡君治平四年十一月七日終於廬陵宣化坊
之私第有二子儀殿中丞前死億今爲尚書都官員
外郎女一人嫁撫州軍事推官蕭迅公之告老詔以
億通判本州以養及是喪夫人能自致焉明年某月
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於美夫人明祗順飭來嬪王宗時藝其德公榮在朝
皇命所特出使入侍往來赫赫登爲大家自我承翼
有田有廬偕老而息亦有孝子媚于朝夕噫乎終哉
兆此幽宅

仁壽縣太君徐氏墓誌銘

夫人徐氏饒州浮梁縣人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夫曰尚書屯田郎中金君諱某同縣人也生子十一人男四人君著君佐君卿君佑皆進士君卿今爲尚書職方員外郎女七人皆適士族孫十九人男六人女十三人已嫁者十二人曾孫男女十四人外孫四十七人夫人以職方故封金堂壽安二縣君又封仁壽縣太君後郎中之沒九年享年七十卒於池州官舍實治平三年八月十三日以四年某月某日藏柩于某鄉某里祔郎中之葬夫人天性篤於孝謹女功婦事不懈以敏躬儉有節仁於宗族故以事其舅姑而順以相其君子而宜以臨其子孫而治以有賢子大其家室具享諸福終于壽考臨川王其銘其葬曰

婉婉女工彼徐之子來嬪金宗有行其始鄙人大家相望而有誰則無父無姑無母帝嘉汝子服位在朝賜邑用書象首錦纈孝祇順慈俯仰皆宜考終榮祿於慶有施偉歎夫人協此銘詩

永嘉縣君陳氏墓誌銘

陳氏於蘇州爲大姓夫人者太子中允諱之武之子某官贈太常卿諱郁之孫左贊善大夫諱質之曾孫而太常博士王君諱逢之妻也聰明順善動有禮灋以不及養舅姑也故於祭祀尤謹博士祿賜盡之宗族朋友不足則出衣服簪珥助之而不言選飾妾御

進之不忘然博士終無子蓋吾聞於博士者如此撫
博士之兄子如已子哭博士三年未嘗如陳氏除喪
大貧顯者求以爲妻族人強之不可又強之則涕泣
自誓居頃感疾以死蓋吾聞於博士之兄子景元者
如此然夫人之行非特出於二人之言凡習陳氏王
氏者皆知其爲賢而哀其志其封曰永嘉縣君其卒
於蘇州以治平二年十一月九日年三十八其葬以
三年十一月某日從博士於閩門之西原銘曰
穀也從於此舉也隨以死歸義與命奚傷乎無子

王夫人墓誌銘

右侍禁知循州興寧縣事海陵周君諱彥先之夫人
王氏我叔祖尚書主客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貫之
之子年二十三嫁周氏嫁六年生一子澥而周君卒
後十八年子濤爲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事
而夫人年四十八以疾棄世於梁縣子濤等護其喪
歸以嘉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申葬海陵城北
之兆夫人心莊而行厲氣和而色婉撫接內外親疏
皆有恩意而於人終身不校嗚呼其賢如此銘曰
於嗟夫人少憫憂祗專靜嘉好衆仇克協婦子祠春
秋方胥有家裕厥羞不承于享其何尤序哀以銘款
諸幽

右監門衛大將軍世耀故妻仁壽縣君康
氏墓誌銘

皇族右監門大將軍世耀之妻康氏故內殿崇班閣

門祗候遵度之子祖曰廷翰皇任磁州防禦使曾祖曰碩皇贈左千牛衛大將軍以嘉祐三年爲宗婦封仁壽縣君生一子令優爲右千牛衛將軍而以熙寧元年六月九日疾病死享年二十有六自爲女子以至於爲母卑尊幼長無所非議故於其死皆哀憐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銘曰
芒乎其孰致而來奄乎其孰推而往爲之幽宮覆以新壤魂浮氣游變化惚恍宛其德音尚可追想

壽安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新喻蕭渤狀其母授息總使來求銘以葬惟夫人姓李氏於邑里實大姓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皆弗仕而曾祖以其孫憲成公故贈官至太子太師夫人

柔順靜專仰俯有儀年十有五而嫁是爲鼎州團練推官蕭君諱蕢之妻年二十有二生渤淇澈三男一女子而寡執節不嫁父母欲奪之不得卒就其男宦學歸其女爲士妻孫曾詵詵饋祀裕如鄉人歸高稱諺歎息治平三年渤用尚書駕部員外郎選主廣濟河漕而夫人年六十有八以九月八日卒于東都之私寢越明年某月十有一日合葬新喻某鄉某里於是推官君以渤故贈右諫議大夫夫人封壽安縣太君銘曰

有幽新宮在阜之陽慶旣造家乃終同藏共伯之妻文伯之母於嘉夫人亦緒厥後磨石摘丹詒銘永久
右千牛衛將軍仲焉故妻永嘉縣君武氏

墓誌銘

皇族右千牛衛將軍仲焉之妻故永嘉縣君武氏內
殿崇班掖之子故左班殿直昭遜之孫贈尚書工部
侍郎崇亮之曾孫年十八以熙寧元年十二月十四
日棄世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君在櫬
祿父母以爲婉及嫁節儉慈仁人稱之銘曰
象服之粲兮容車之皖兮歸于陵陂哀歌以相挽兮
摘銘壙石識幽以告遠兮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公諱紆之夫人
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
文蔚之子也光州仙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岵之

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
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
爲熙寧元年八月庚申附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
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獮爲祕書丞知潭州攸縣獮
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
社齋郎張蒙山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
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
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
以助賓祭補紉澣濯饘爨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
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
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鳴
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昭兮窈其爲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
壯則萎兮烝烝兮子悲慕思兮有嚴葬榭祭配祗兮
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一百

王臨川文集後序

邑侯應君雲鸞刻荆公集成余適東
探禹穴窺石梁鴈蕩而歸屬序其後
嗚呼是文獻之所存也夙志繫焉雖
不敏其何敢辭惟公文章發於經術
雄偉精深長雄一代然其未嘗刻意
殆亦天授視昌黎所誌子厚者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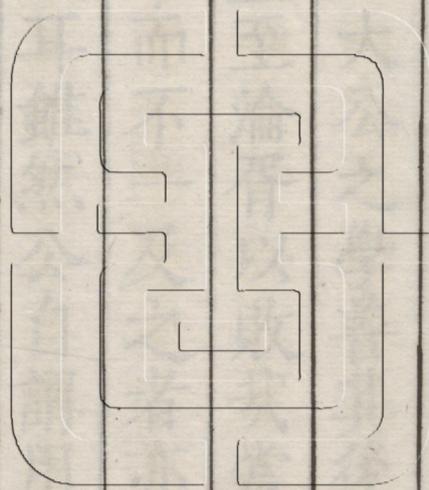
乃顧寥落不得與歐蘇諸集並流天下撫雖公桑梓之區而亦無梓焉豈非世儒疵公相業橫議不明使然耶夫公之相業明道象山之論公矣精矣或疑明道不非新法而訾陸黨焉此與兒童之見何異然竊嘗恠之公以間世之英氣魄蓋世負伊周之志

宗孔孟之學其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難進易退之介固已信於天下遇大有爲之君而師行先王之法意雖其條理弛張或未盡善彼其志蓋昭然可覩也然而新法一行群議鼎沸一時攻訐成風至詆爲奸邪其故何哉聖道絕而學術裂也夫聖人是非之

準也春秋賢卿大夫其見稱於孔子者不少矣而獨多管仲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及其攝相未幾而誅亂政大夫勤師郈費豈群情之所趨哉彼亦睿聖獨見治亂之原耳况夷狄之逼中國豈魯三都比耶乃有洞見亂原以先

王之道匡天下而不爲管仲者非夫子之所深與哉世喪道千有餘年非實得其墜緒如濂溪明道者固難優於春秋賢卿大夫至其東私見而學故習雖賢者不免焉則是非之謬於聖人久矣何者見有所囿則蔽於觀遠意有所託則樂於黨同其勢然也

昔克國平羗之策裴度伐蔡之議此
特一事耳自其成而觀之雖庸人無
疑也而其始舉朝異之况大取天下
之弊法而更張之者哉宋之中葉國
勢寢弱民志不振夷狄交侵遼夏爲
急猶人癱疽並發于肩臂而神力俱
疲咸以其無甚作楚因謂之安公既



憂者果誰執其咎而顧橫加諸公是
尚爲有是非之心乎使繼相者有若
明道以太公之學善其後則于公有
光矣豈至淪胥以敗哉當時問相之
對博舉而不及之者亦以其素不
排公故耳雖然公自謂用志精則知
人明乃亦不知薦以自代何邪一時

英望之去多公素與公意爲天下恐
之欲俟法行還之與樂成耳知者行
之仁者守之明道已不可其說而公
不從卒貽後悔非亦有所蔽與公謂
未有不得先王之道而能行先王之
法者是也其憂斯民之左袵不以身
家貳其志豈非自任以至誠惻怛得

先王之道乎而不知其激於群言果
於行法者已不免意必偏黨之私其
心之於哀矜而有所忿懣矣烏能得
其正而不辟哉是公之所以爲蔽不
精於聖學之過也於諸賢何獨尤哉
至其洞見幽遠圖患於未形雖聖人
不易也其後忠定因水災而憂虜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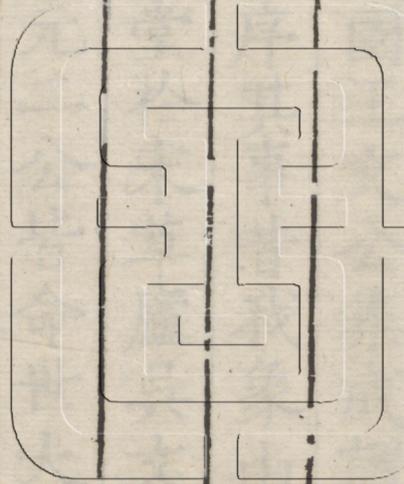
蓋公之餘明也而天下服其忠知欽
高相之不下裕陵之倚公者以此然
其禦擊恢復諸策亦卒奪於讒議而
幾危其身况公圖之於未形乎於乎
有宋夷狄之禍極矣使公不能制之
於未亂之前而忠定不能救之於既
變之後則橫議之禍流也夫學術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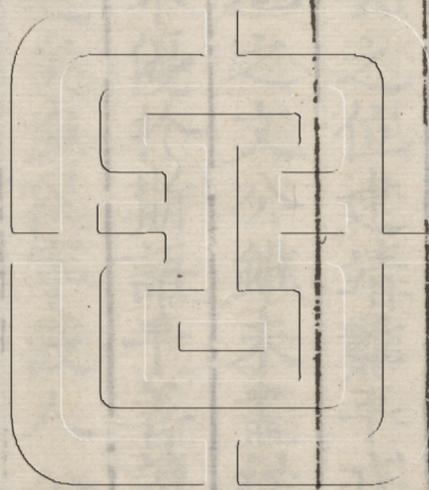
明使下無公論上無信史蔽人心而
奪國是卒亡宋於虜豈獨使公負重
毀於後世哉此余所以重為千古發
慨而不能已也若夫新法之未始皆
不善也介菴子序之詳矣後世亦多
粗而用之故余畧焉特取其大而隱
者著之耳昔陳申公述鄭亞之言以

序李集謂其蘊開物致君之才居丞
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
天締地之文公雖未盡得先王之道
也將不優於斯語乎善讀公集者當
自得之矣應侯寧波人公嘗令鄞邑
稱循吏而廟食焉民至今神之其法
施於民也侯習聞之故梓其集於臨

川云

嘉靖丙午秋九月既望邑後學陳九
川叙





書臨川文集後

嘉靖丙午秋八月臨川邑侯象川應
君刻荆國王文公集成謂袞邑人也
宜有以序其事昔我象山陸文安公
序公祠堂於宋草廬吳文正公序公
文集於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事核
而精其文直而肆公之純疵得失猶

方員之囿於規矩也予末小子安敢復有所贅然竊惟公之相業所以未能成先資之信快人心之公者直以變法之故爾二公之言雖已抉發隱義提挈宏綱而其端緒曲折尚若有未暇及者故雖不敏不敢過避焉夫善觀人者必驗乎心跡善爲治者必

核乎名實心跡不明則名實不正名實不正則爵祿廢置生誅予奪皆失其道而天下之治靡矣若公與神宗之事豈非千萬世名實不正之最甚者乎宋之有天下燕雲盡失契丹已強於北元昊繼起兵力又奪於西不能數戰則其勢不得不出於求和轉

輸金繒每歲不貲卑禮甘言惟恐挑禍漢之文景國辱而民不困時則有文景之辱而無文景之利此蓋凜然不可恃以常安之勢也治平熙寧之際上刊下弊綱紀法度根本枝葉無不受病譬如中年之人雖容色言動無異少時然縱恣之餘腹心肝鬲之

疾纏綿膠錮待時而發此蓋斷然不容怠忽玩愒之時也神宗深知天下之勢將欲大有所爲而又不御游畋不治宮室眷求義德與圖治理誠曠世一出人臣所當效力致死之君也乃公之節行文章既已大過於人而道德經濟又獨惓惓以身任之當仁

宗在位之日使回一書究極治體直欲化裁三代以趣時變與區區隨世遷就諸人規模夔別繼論時政則語意益切岌然如禍亂之逼乎其後賈太傅之痛哭劉賢良之剴切可謂異世同符矣有臣如此蓋亦曠世一出人君所當虛已委任共享天心者也

夫其君臣相遇之盛如此而時勢所值又當否泰安危徃來消長之際然則公與神宗所以悉心謀議創制立法而將以伸其大有爲之志於天下豈但君臣之分義則然固亦天命人心所不容已也今考當時常平倉司馬公所謂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錢之

害小廢常平倉之害大者也然積滯不散侵移他用平時既無補於貧民必待年凶物貴然後出糶而所及者又皆城市游手之輩况穀貴則減價而糶惟富民爲能應其糶穀賤則增價而糶惟富民爲能應其糶貧民下戶既無可糶又不能糶勢不免於借

貸蘇頌濱曰天下之人無田以爲農無財以爲商禁而勿貸不免轉死於溝壑使富民爲貸則用不仁之法收太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脫衣避屋以爲貧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爲息今可使郡縣盡貸

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頴濱此論則
公所行青苗錢之法也考之於古景
公之於齊子皮之於鄭司城子罕之
於宋既皆以貸而得民驗之於今則
前此陝西一路已翕然稱便矣然則
青苗錢之放乃所以救常平之失而
修耕歛補助之政也古者民多則國

強民少則國弱兵無非民故也宋自
雍熙端拱以來西北多事朝廷爭言
募兵既募征行之兵又募力役之兵
大率非游手之徒則亡命之輩於是
始聚百萬之兵而仰食於縣官非如
漢唐之初有事則擐甲胄以蹈行陳
無事則服田積穀以廣軍儲冗而無

制則老弱參半而不堪戰鬪聚而不
散則偃蹇驕惰而易於爲亂而上下
以爲得計方且盡用衰世培植之術
剝吾民以啗之及不可用則又爲之
俛首以事驕虜而使此輩自安於營
伍之中况是時京東京西淮南諸路
劇盜如王倫張海輩肆意橫行建旗

鳴鼓官吏逢迎入城與之宴飲雖有
番戍之兵如入無人之境兵制之壞
莫甚於此此公保甲之法所由行也
其要在於訓練齊民使皆可戰稍復
府兵之舊以減募兵紓民力當時蘇
東坡極言養兵之害而欲訓練州縣
之士兵以省禁兵意亦如此然必畿

旬就緒乃以漸推之於天下始但隸
於司農以捕盜賊相保任繼乃肄習
武事定其賞罰而隸於兵部其政令
一聽於樞密蓋公所以計之者審矣
民情莫不欲富亦莫不欲逸也宋至
中葉役法大壞產破家亡視爲常事
而衙前州役爲甚韓絳則言民有父

自經死冀免其子逐嫁祖母與母析
居以圖避免者司馬公則言自置鄉
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多
種一桑多置一牛畜二年之糧藏十
疋之帛則已目爲富戶抉充衙前吳
充則言鄉役之中衙前爲重至有家
貲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旣沒而隣

保无逮田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義
聚者然則當役之家出錢以雇役坊
郭女戶品官之家歛錢以助役官又
爲之賣坊場給閒田以充雇直固先
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之意也况
公之爲是法也揭示一月民無異詞
乃著爲令令下之日物情大快於是

始行諸天下而亦各從其便以爲法
此則雇役法之大畧也諸路上供歲
有定數年有豐凶故出辦有難易道
有遠近故勞費有多寡典領之官專
務取贏內外不相知饒乏不相補四
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
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

歛散之權而農民重困國用無餘於
是均輸之法行焉先王之於商也夫
嘗不欲抑之以懲游末亦未嘗不欲
厚之以通貨賄其於民也固嘗補助
於耕歛之時又欲周給於祭祀喪紀
困迫之日此周官泉府之法所以爲
厚也今雖萬室之邑然貨之滯而不

售民之欲賒且貸者已不貲矣而况
都會之地哉公之所以創爲市易之
法者固將抑蕪并以厚商賈備經制
以利民用而必量取一分二分之息
者亦欲其仁可繼爾諸監既廢賦牧
地以佐芻粟諸兵騎戰仰給市馬而
義勇保甲之馬復從官給番部養馬

既不常行各邊市馬又患不足此戶
馬保馬之法所由以行也然戶馬則
蠲科賦保馬則蠲征役而馬又皆從
官級也藉使尅或少厲於民則亦斟
酌脩改之而已國固可使乏馬馬顧
可使獨在邊蕃而成周丘甸所出之
馬豈皆官養之邪若夫熙河一帶而

控吐蕃東蔽涇涼夏人右臂實維茲
地若使彼間而取之則豈惟廊延一
路不解甲哉將秦隴復受兵矣而西
域之不可通無論也此公所以銳意
於王韶之策歟宋之於北虜雖慙於
納賂亦怯於用兵惟怯故彼得肆無
厭之求惟慙故此常懷憤恨之意然

既不能攻之以雪其慙則亦驕之以
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
而睢盱以幸目前之安者此公所以
割地界遼且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也他如銷并軍營脩復水利罷詩賦
頒經義與夫方田之法之類雖若紛
然並出於一時然君以堯舜其民之

心堅主之於上臣以堯舜其君之心
力贊之於下要皆以爲天下而非私
已也諸臣若能原其心以議其法因
其得以救其失推廣以究未明之義
損益以矯偏勝之情務在協心一德
博求賢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尚
有利也而乃一令方下一謗隨之今

日闕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譁然而
議者新法也臺諫借此以賈敢言之
名公卿藉此以徼恤民之譽遠方下
吏隨聲附和以自托於廷臣之黨而
政事之堂幾爲交惡之地且當是時
下則未有不逞之民指新法以爲倡
亂之端遠則未有二虜之使因新法

而出不遜之語而搢紳之士先自交
構橫潰洶洶如狂人挾勝心牢不可
破祖宗之法槩以爲善其果皆善乎
新創之法槩詆爲惡其果皆惡乎抑
其爲議有一人之口而自相牴牾如
蘇頴濱嘗言官自借貸之便而乃力
詆青苗錢之非司馬公在英宗時嘗

言農民租稅之外當無所與衙前當募民爲之而乃力詆雇役之非蘇東坡嘗言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而乃力詆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而他日又力爭雇役不可罷之類是也有事體相類自來行之則以爲是公行之則以爲非如河北弓箭社實與保甲相表裏蘇東坡請增脩社約并加存恤而獨深惡保甲法之類是也青苗錢之放專爲資業貧民不使富民乘急以邀倍稱之息司馬韓歐諸公既極言此錢不可放則亦求所以抑蕪并而振貧弱可也乃徒

訟此之非利而不顧彼之爲害何邪
蘇東坡論崔役至謂士夫宣力之餘
亦欲取樂若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
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似此之類既
非真知是非之定論亦非曲盡利害
之訐謨宜公槩謂流俗而主之益堅
行之益力也一時議論既如此矣而

左右記注之官異時紀載之筆又皆
務爲巧詆至或離析文義單撫數語
而張皇之如三不足之說公之所以
告君者何嘗如是也然則當時所以
攻新法者非實攻新法也惡公而半
反其法爾昔者桓公舉夷吾於士師
而委之以國夷吾乃爲之作內政興

鹽筴委幣以歛州縣之穀守準以御
輕重之權舉齊國之政而更張其太
半且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虧令者
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
不從令者死桓公卒賴其計以成九
合之功子產之相鄭也使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作丘

賦制參辟鑄刑書舉鄭國之政而更
張其大半雖國人孰殺子產之謚叔
向將亡多制之書士文伯火未出而
作火以鑄刑器不火何爲又六月火
現而鄭果災之先見明驗亦銳然行
之而無所疑畏卒之鄭賴以安雖晉
楚之強莫能加焉又其下如衛鞅之

於孝公盡取秦法而更爲之盡取秦
民而束縛馳驟之雖甘龍辨說之煩
秦民言令不便者以千數而鞅終不
爲沮卒之國內大治諸侯重足屏息
爭西嚮而割地被數子諸侯之貴臣
爾然皆以其計數之審果敢堅忍大
得逞於其國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

當四海爲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魚
水乃顧落落如彼者時勢異而媚忌
衆故也夫國內多故四竟多敵譬彼
舟流不知所屆惟才與智衆必歸之
此管仲諸人所以得志也宋之治體
本涉優柔貞仁而降此風寢盛士大
夫競以含糊爲寬厚因循爲老成又

或高談雅望不肯破觚解纜以就功名而其小人晏然如終歲在閑之馬雖或芻豆不足一旦圉人剪拂而燒剔之必將趯然蹄而斷然齧當此時而欲頓改前轍以行新法無惑乎其駭且謫矣公之所以不俚於口者此也賈誼年少美才疏遠之臣慨然欲

爲國家改制立法當時絳灌之徒雖甚害之而未至若是之甚者以誼未嘗得政而文帝直以衆人待之也公令問廣譽傾一世既已爲人所忌加以南人驟貴父子兄弟蟬聯禁近神宗父動以聖人目之而寄以心膂及橫議蠡起公又悍然以身任天下之

怨力與之抗而不顧公之所以不俚
於口者此也古人自脩身正家以至
治國平天下莫不有法而懿德善道
實行於其間未有捨法度而可以爲
仁義者也或乃謂公不務其本而專
事法度然則孟子不以仁政不能平
治天下之說非邪古者水土初平即

底慎則壤以制國用周官一書理財
冢備而大易明著理財正辭禁民爲
非之訓蓋古之人未嘗諱理財也後
儒始忌諱尔而或病公專言理財然
則國非其國可耶宋之儒者大率據
經泥古尊三代而羞漢唐至有欲復
井田封建之法者然亦幸其未試尔

如其試焉能不如公之叢謗乎當時
一伊川在朝其事權視公不啻十分
之一而已不勝其醜詆之多則於公
又何言哉元豐之末公既罷相神宗
相繼徂落群議既息事體亦安元祐
若能守而不變循習日久膏澤自潤
孰謂非繼述之善也乃毅然追懟必

欲盡罷熙豐之法公以瞑眩之藥攻
治之於先司馬公又以瞑眩之藥潰
亂之於後遂使國論屢搖民心再擾
夷想當時言新法可不罷者當不止
於范純仁李清臣數子特史氏排公
不已不欲備存其說尔不然哲宗非
漢獻晉惠比也何楊畏一言而章惇

即相章惇一來而黨人盡逐新法復行哉悲夫始也群臣共爲一黨以抗君終也君子小人各自爲黨以求勝糾紛決裂費時失事至於易世而尤不知止從古以來如是而不禍且敗者有是理哉公昔言於仁宗謂晉武帝因循苟且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

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棄禮義捐法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淪於夷狄者二百餘年又謂可以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恐有無及之悔由此觀之靖康之禍公已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力不畏艱難不避謗議而每事必爲者固公旦天未陰雨網繆

牖戶之心也况熙豐之用章惇公爲之也元祐之用章惇亦公爲之乎而古今議者乃以靖康之禍之獄獨歸於公無亦秦人梟鬻參夷之習未忘乎名實者政事之本治亂之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卿大夫之心跡莫不詳其本末權其輕重而

折諸天以正名議辟美惡功罪不相掩也夫是以天理明而王法著禮樂刑政可得而措焉由公而前若唐晉兩漢之世由公而後若崇觀宣靖紹興開禧之間大臣之賢不肖可知也然或幸而得免於司寇之議或雖議而未盡其罪或適得本罪而未誅其

意乃公獨以體國之忠救時之志而
蒙衆惡皆歸之謗使後世幹蠱興事
之臣戒於覆轍而妬賢嫉能之輩引
以藉口此吾所以痛悼於千萬世名
實之不正也雖然公亦不得無罪焉
夫天地之道浸言以漸也况於人事
哉而公乃謂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

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
爲坐此蔽而欲速之弊不免矣古者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
卜筮聖人於革之時必以己日乃乎
革言三就爲訓而公乃謂以物役已
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
功無必成之望坐此蔽而自用之弊

不免矣當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不能果斷下之人持上太急而動生謗議公之意見偶蔽於此故於異議之人槩以讒說罷之然禹臯吁咈反以相和周召異同不妨共政公不以此自勉而欲以誅罰勝之豈子產安定國家必大焉先之道邪公嘗謂

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諸臣之才惟鯀優於治水故雖妨命圮族而不能捨鯀其平昔議論如此所以不恤衆論而用章呂者亦曰姑取其才以濟吾事尔然豈有欲求善治而用小人既用小人而無後悔者邪數者公之罪也雖不無不幸於其間然律

以皇極無有偏黨好惡之義誰能爲
公諱也公之文集凡百卷邑以公重
故集以地名自宋以來文章名家累
數十往往退讓下風而莫敢爭列草
廬日星海嶽之喻蓋定論也夫以公
所立之高所任之大既如彼其文之
不易及又如此徒以大中未協偏蔽

尤存不能不競不練不剛不柔以通
天下之志渙天下之群故雖遭逢誼
辟而沮撓牽奪之餘非惟不足以酬
其堯舜君民之志反以增重異議者
之勢使之勇於附和以抑蔽其君臣
相與之至情正義於天下後世然則
後之儒者其毋以影響未試之學而

自許太過也夫其尚克偏去蔽以爲
王治之本而毋以議論勝事實也夫
或曰使神宗享國比於殷武而公之
行政得如管仲將群疑終不亡而事
功終無成乎予曰嘻此予所以重爲
公慨也此予所以知天之無意於宋
也不然以彼之君臣乘崇高富貴之
勢而久於其道乃顧出齊桓管仲諸
人之下耶是爲序

嘉靖丙午秋八月望日邑後學章袞
汝明謹書

荆國文公古詩十三卷律詩二十一
 卷挽詞一卷集句歌曲二卷四言詩
 古賦樂章銘讚一卷書疏一卷奏狀
 一卷劄子四卷內制四卷外制七卷
 表六卷論議九卷禱著一卷書七卷
 啓三卷記二卷序一卷祭文哀詞二
 卷神道碑三卷行狀墓表一卷墓誌

荆國文公古詩十三卷律詩二十一
 卷挽詞一卷集句歌曲二卷四言詩
 古賦樂章銘讚一卷書疏一卷奏狀
 一卷劄子四卷內制四卷外制七卷
 表六卷論議九卷禱著一卷書七卷
 啓三卷記二卷序一卷祭文哀詞二
 卷神道碑三卷行狀墓表一卷墓誌

十卷舊閩浙蘇吳俱有刻公梓里臨
川顧缺無傳予忝牧以來每用爲慨
謀梓之購善本而無從也走取家藏
舊本讐校而翻刻焉於乎公之文取
材百氏附翼六經與韓柳歐蘇曾氏
卓然成七大家並傳海內當與日月
爭光豈以刻不刻爲公重哉憶予少

小時侍先君古愚公論宋史至熙寧
奮袂哨公先君厲聲曰穉兒母乃勦
說時慙退不知所云異時遊四明泛
鑑湖公撰述吟咏勒在木石璀璨陸
離與山光水色爭雄競麗心目眩瞶
不可攬結蓋私極愛慕願爲執鞭久
矣旣而旅金陵得公全集昕夕讀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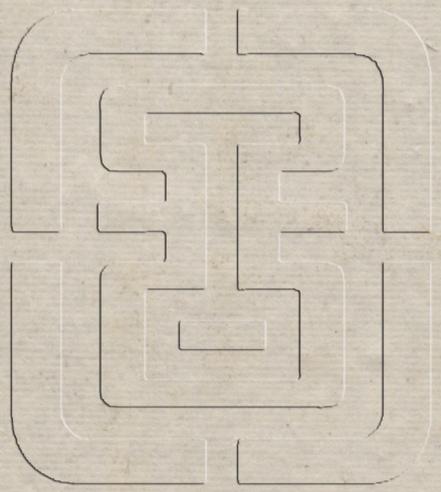
忍去手然直謂公文章家文人耳徐
考公宰鄞諸政青苗保甲市易水利
種種有成蹟可按鄞民至今賴之乃
喟然嘆曰若公者豈獨長于文已乎
豈獨能於宰已乎夫隆汙者道也成
敗者數也公動稽克舜心表天日乘
時遇主謂周官徃執運掌可脩而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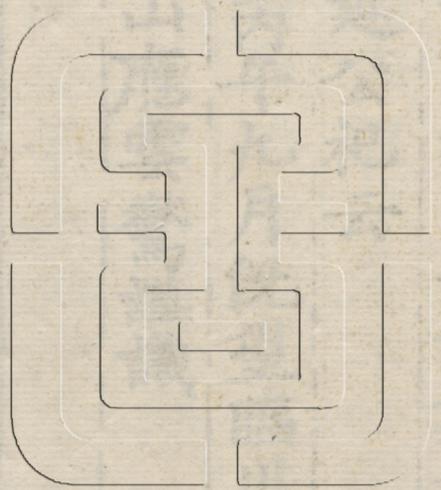
所究竟此豈專任自信之過哉一時
名賢弗克和衷胥匡變而之道此何
咎焉矧公學本經術才弘經濟志存
周孔行比夷由固傑然一人豪也一
休衆排甚者寃以靖康禍本此非所
謂勦說者耶公墓不知所在謀所以
專祠公而不獲公二十二世孫王生

瑞從予乞祀田予既刻公文復稍助
之以延公祀云

嘉靖丙午九月既望臨川縣知縣后

學象山應雲鶴謹識





瑞從子... 之... 嘉... 學... 山... 知... 應...



